

爆香冬天

王优

“巷口一台黑黝黝的铁筒子爆米花机和一队等着爆米花的孩子。庄筱婷拿着一个纱布口袋站在队伍最前列,林栋哲一手端着碗大米,另一手攥着一把毛票站在她身边。‘砰砰’几声巨响之后,一大袋香喷喷的米花出膛。庄筱婷和吴姗姗撑开干净的纱布袋,装满米花,林栋哲付了钱,大家分了几口爆米花,一起往家走。”

读至此处,不由得咧嘴一笑。《小巷人家》里的烟火味真是可触可感可亲可爱极了。黝黑的铁罐,熊熊的炭火,焦渴的目光,喷香的爆米花,这分明就是我少时的亲身经历,是凛冬里冒着香气的温暖记忆。

记得那时,每到冬天,最令人期待的便是

爆米花的香味。寒气愈来愈紧,年关愈来愈近,街口“砰砰”的响声愈来愈烈。身着长围腰的老师傅从早忙到晚,铁罐还在火上滚,爆米花的香气从街头飘到街尾,路过的人忍不住翕动鼻子,狠狠嗅一口。

寒风、严霜、飞雪,轮番收割着身体的热量,胃越来越空,嘴越来越馋。瓜子花生糖是稀罕物,价廉味美的便是爆米花。尽管粮食也不富足,但几乎每个母亲都会匀出一点大米和玉米,炒了爆米花给孩子们做零嘴。当我抱着一小袋大米或是玉米,兴冲冲地跑向村口,呼呼的风吹在脸上一点也不觉得冷。小芳来了,二姐来了,狗娃来了……一台老旧的爆米花机,像是一位沉默的老者,静静地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。排队等待的过程总是既焦急又兴奋,每个孩子都紧握着自己的粮食,眼睛紧紧盯着

那台神秘的机器,心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美味的期待。

硕长浑圆的铁罐子仿佛一枚导弹,即将发射出欢乐喜悦。黑脸的老师傅将大米或是玉米倒入那黑漆漆的铁罐中,加入一点点糖精,然后密封好,放在火上慢慢旋转加热。我们围成一圈,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铁罐在火焰上翻滚,听着里面渐渐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,那是谷物在高温下爆裂的声音,也是我们心中喜悦的节拍。当压力达到顶点,老师傅会突然将铁罐从火上取下,快速地将出口对准一个长长的布袋,然后“砰”的一声,爆米花如同雪花般喷涌而出,那声音震耳欲聋,却又让人兴奋不已。

老师傅取下粗黑的麻袋,手一抬,喷香的爆米花“哗”地倒人撑开的塑料袋里。我赶紧抓几把放进衣服包包,再用布条把塑料袋口

扎紧,然后扛着袋子一边走一边吃。烫烫的爆米花噙嘴响,浑身暖和起来。口中嚼着爆米花,心中更是乐开了花。那时的爆米花不像现在的爆米花那样细腻,而是带着一种粗糙的质感,每一粒都饱满而有嚼劲。糖精的甜味与谷物的香味完美融合,吃在嘴里,甜在心里。未来的日子,不管风如何吹,霜如何飞,木柜子里的爆米花始终是温暖香甜的。

新年到来,爆米花更是相互串门的必备礼物。邻居来了,亲戚来了,赶紧装一盘爆米花出来,边吃边聊。家长里短,桑麻农事,在爆米花的香气中氤氲开来。一袋袋爆米花,不仅仅是食物,更是亲情与友情的传递,承载着冬日里温馨的交流。

时光流逝,街头巷尾用铁罐炒爆米花的身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瓜子花生糖也不再是稀罕物。电影院里,一桶桶爆米花跻身吧台,却不是儿时的模样。现在的爆米花,大多是由机器快速生产,虽然更加卫生,更加便捷,但却少了那份期待的期盼、那份手工的温度和那份儿时的回忆。我怀念的,不仅仅是爆米花的味道,更是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,那份在冬日寒风中有所待有所盼的希望,那份与家人、亲朋围坐一起分享的温暖时光。

爆米花是开在冬天的花,将冷硬的冬天爆得喷香。

不虚此行

王玉初

冬日,暖阳高悬,我得到一下午的空闲。因前一天晚上睡落枕了,甚感不适,无心去做其他事,便决定去钓鱼。

开车去了城郊处的一条小水沟。在这里,我以前钓到过不少小鲫鱼,是个野钓的好去处。小水沟已是枯极期。上游有很长一段河面覆盖上了枯黄的水葫芦,只留几个草洞,下游还有几个小水洼。小水洼的水很深,是因为有人刚撒过网,河边的泥地满是脚印。我本想返回,路过水葫芦留下的草洞,水清可见底,约摸20厘米深。或许是我路过的响声惊动了一条正在洞口晒太阳的小鱼,它打了个水花,溜之大吉。于是,我决定在这个草洞垂钓。

开饵,抛竿……过了快两个小时,也不见那条鱼儿回头。有一个男子路过,见我钓鱼,很不屑地说:“这里的水还淹不到脚肚子,哪能钓得到鱼哟? 下面的小水洼或许还有个说法。”我知道,他说的可能是对的,但我还是想坐在草洞处垂钓。一来,这个草洞的河岸边无杂草,更没有苍耳、鬼针草的种子,而其他地方随处可见,那些东西会粘在衣服上,很烦人。二来,我想证明在这个浅水的草洞或许能钓到鱼。

遗憾的是,鱼漂始终不见动静。我想,这该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垂钓。突然,不远处有什么东西扎进水里。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只翠鸟。它已从水中飞回到河旁的一棵乌桕树上。我已很久没有见过翠鸟了,很快回想起小学课本中读过的关于翠鸟的事儿。它翠绿的羽毛,甚是亮眼。很明显,它一击命中,捕捉到了一条小鱼,并麻利地将它吞入腹中。看来,不用我钓鱼来证明,它已帮我证明了——这段被水葫芦覆盖的河里有鱼。

没过多久,翠鸟飞走了。来了5只我叫不上名字的鸟,远远望去,满身灰色。它们在乌桕树上啄来啄去。一只鸟啄断一根带有果子的小枝,衔在嘴里,迅速飞离乌桕树。它一个漂亮的滑翔,展露出白色的尾羽。

冬日里的太阳,总是让人觉得特别亲切。慢慢地,我脱去了外套,美美地享受阳光浴,完全不在乎鱼儿咬不咬钩了。

旁边的菜地,传来小孩的声音。原来是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来摘菜。我没有听清她们之间的谈话,但听到了小女孩的欢笑。

一下午,我没见一次鱼儿咬钩,更别说钓到一条鱼。这该是个多么令人失望的下午? 不! 我陪翠鸟捕获到了鱼儿,还见到了乡野的灵动与祥和,全然忘了落枕留下的不舒服,身心舒泰,不虚此行。

一朵花的温柔

戴梦醒

繁重的工作压得人喘不过气来,朋友提议周末去市集逛逛。扫码买票时,有个戴帽子的女孩刚好经过,她说:“你们是要买票吗? 我是摊主,有两位客人今天不来了,这两张票本来要送给她们的,现在就送给你们吧。”我与朋友道谢后,便问她的小摊在哪个位置。她连忙摆摆手:“我正准备去厕所,恰巧碰到你们,不用特意去找我的摊位,有缘我们就会再碰到啦!”她的笑容暖暖的,似一朵花般温柔地绽开。

和她分开后,我们就开始闲逛了。市集上大多都是手作小摊,有蝴蝶标本制作的饰品、陶瓷制品等,看上去都很精致。我最喜欢的是一家卖树脂粘土的手作小摊,摊名很清新雅致——一朵花。每一个动物摆件都憨态可掬,让人爱不释手。抬头询问价格时,才发现摊主就是送我们门票的那个女孩,真让人惊喜,缘分果然会让陌生的彼此在人海中再相遇。

摊上最出彩的就属几只猫头鹰了。雪鸮个头虽小,神态却生动至极,它们翅膀敛在身后,歪着脑袋钉在树枝上,似在好奇站在面前的是谁;角鸮略大一些,耳朵支起来后显得头部更为方正,它的翅膀做足了准备,好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似的;小鸮比前两者都大,身体圆润敦实,眼里满是天真依赖,我不禁将它捧在手心里玩笑道:“它真的能飞起来吗? 看起来胖胖的。”摊主睁大眼睛认真地回答:“不要这样说它啦,它不是胖,它只是个比较贪吃的孩子,圆嘟嘟的更可爱啊,不耽误飞翔的。”感受着掌心的重量,我失笑。

人来人去,只要停驻于此,摊主都会热情地向对方介绍:坐在地上休息的大熊,挂在支架上的风铃、穿着黄裙子的长发公主……每一个小物件,都像她是亲爱的伙伴。

低头和小鸮对视着,忽然瞥到你颈后的纹路,是摊主的指纹。我想,这些小东西,都是摊主灌注心力与时间而生出来的。

我买下了小鸮,也买下了这一段物化的浪漫。临走时摊主拿出一沓她手绘的明信片,让我挑选一张作为赠品。每张图画都是小动物摆出姿势把影子伪装成大树的样子,令我再次为那丰盛美好的内心世界赞叹。

烘缸的温暖

吴建

童年的冬天是温暖的。但这温暖并非来自大自然,恰恰相反,四五十年前的冬天,我的家乡,地处南方偏北的江海平原比现在寒冷多了。整个冬季几乎都是天凝地闭,雪虐风饕。破旧的茅草房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,屋内冰冷,冻得人瑟瑟发抖。那时,我们家唯一的取暖神器是一只小缸的烘缸。烘缸其实不是缸,而是一只精致的铜炉,那是母亲的陪嫁物。那时候,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有铜炉,几乎都是陪嫁过来的。铜炉有大有小,大的有水桶口那么大,小的和青花瓷盆差不多。一到冬天,家家户户都要把珍藏箱底的铜炉取出来,在炉内添些柴火,盖上铜盖。手脚冷了,放在铜盖上烘烘,很快就暖和了,走湿的布鞋、孩子的湿尿布也可以放在上面烘干。铜炉酷似小缸,所以乡人们习惯叫它烘缸。

其实,白天是很少用到烘缸的。大人们要出工,孩子们要上学,哪有空闲围着烘缸取暖。只有阴雨天或下雪的日子,人们才能在烘缸边一边干活一边取暖。寒冬日头短,天一黑,我们就已吃完晚饭,全家人围坐在烘缸旁。我写一会儿作业,手冻麻木了,就伸到炉盖上烘烘,暖后再写。

烘缸还能焖制美食。抓一把花生摊在炉火里,不到两分钟就熟透了。小心翼翼地扒开柴火,用铁杆拣出花生,剥去硬壳,将花生米丢进嘴里,轻轻一嚼,脆生香喷喷的,比在锅里炒熟的花生还要美味。拿几个山芋埋在旺火里,差不多五分钟也能烤熟,掸去黑灰,撕去外皮,咬一口,绵甜软糯。

放寒假了,我就捧着烘缸去找小伙伴玩。我把烘缸放在墙根边,与伙伴们打泥仗,推铁环,用古铜钱砸墩,玩得亦乐乎。寒风刺骨,手被冻僵了,就跑到墙根把手按在铜盖上焐焐,手掌焐暖了再焐手背,直到手灵活了再去接着玩游戏。

烘缸取暖的时代已成历史,如今人的冬天无论外面怎样北风萧萧、天寒地冻,室内依然温暖如春。凝视着眼前这厚重纯朴的烘缸,暖暖的记忆回味起来,总是那么美好。

邮筒

李宝堂

穿着绿衣服
一直站在街头
扁平的嘴唇
吞下人间的酸甜苦辣

当年,它还吞过我
滚烫的心……

新年楹联三副

龚承生

龙蛇共舞乾坤撼
两岸相亲华夏兴

党旗红民相通国运必昌盛
家庭睦人互信世间同九亲

牡丹花紫荆花三瓣白莲花
五岳五岭迎春花花开盛世
金水桥黄浦桥港珠澳大桥
一带一路搭彩虹桥连五洲

济南在开

文镇

哦

下雪了

仿佛不期而至
带来片刻和瞬时的慌张
树上跑满一个个白白的鸭掌、鹅掌

树下有老人和儿童款款走过
犹如梦幻王国
扑簌簌,雪落下三两堆
脆如儿歌,砸在心上
让人忘却了忧伤

雪,受了点冰冻
结在一朵盛开的
大大的黄中带着紫的菊花瓣中
在汨汨而出的趵突泉边凌寒绽放
晶莹成形,闪着光亮

菊在开,雪在开
心在开,济南在开

龙腾

腊月的一个黄昏,小城上空飘起了雪花,纷纷扬扬,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。此情此景,不由让我想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。

记得那年腊八节的午后,小站食堂的一位中年妇女在忙碌着。她是我们的炊事员,在这里干了十几年,做的饭菜色香味俱佳,职工们常常赞不绝口。此时,她正在准备熬制腊八粥的各种食材和配料,好让辛苦一天的伙计们,下班后能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。

谁知天公不作美,傍晚时分,小站上空飘起了雪花,伴着呼啸而来的西北风,雪越下越大。我和同宿舍的老王从车站扳道房作业回来,正在宿舍闲聊。不到一支烟工夫,副站长在办公室门口喊:“伙计们,下雪了,大家都来办公室集合啊!”

我们小站有12名职工,当天有两位同事休班回家了,只有10个人在小站值守。我和老王立马穿上雨衣、胶鞋,随手拿上手电筒。



冬之光影

图为近日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拍摄的乡村晨景。冬日里的清晨或黄昏,柔和的阳光下,万物披上金光,呈现出美丽的光影。

新华社发(肖本祥 摄)

我的半马之年

刘椿山

2024年,我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9场半程马拉松比赛。也许这对于经常跑马拉松的人来说,根本算不了什么,但对于我这样一个跑步才一年多的“跑渣”而言,的确值得肯定。至少我超越了自己,享受到了奔跑的快乐,收获了健康,同时也经受了磨炼,意志变得更加坚定。

我参加的第一场半马是“重庆警察半程马拉松”,这场比赛是在春暖花开时节举行的。飞奔在明媚春光里,大口吞吐着清新空气,一路鸟语花香,心情无比畅快。那天,我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,比以前快了十几分钟,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,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。

然而,接下来的一场比赛,却并不顺利。为了创造自己的最好成绩,一起跑我就奋力往前冲,哪想前面冲得太猛,导致后劲儿不足,速度一下子掉了下来,最后几公里的时候,实在是不想跑了,甚至想要放弃。幸好有

跑友一直在身边给我加油打气,并把自己补给用的能量胶让给了我,我才咬牙坚持跑过终点。那场比赛,虽然没有跑出好成绩,但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,也真正懂得了,马拉松其实就是在与自己比。慢一点没关系,就怕停下来。人生也一样,不怕前路艰险,就怕停滞不前。

第三场比赛,有了上次的教训,一开始我并没有开足马力往前冲,而是有所保留。当我跑过10公里的时候,感觉自己状态还行,便补充了两支能量胶,慢慢将速度提了起来,且越跑越快,越跑越兴奋,还不停地与护栏外的观众击手互动,那种感觉别提多劲儿了,我心中窃喜。然而,就在离终点3公里多一点的时候,我跑岔气儿了。身边的跑友看我一脸痛苦的表情,叫我深呼吸,降速慢跑,可是一点儿都不管用,情急之下,我果断改跑为走,走完了最后3公里赛程。这场比赛让我懂得了取舍,本来是为了健康快乐才跑步的,如果硬扛伤了身体,那就没什么意义了。

最不堪的一次是我把裤腰带跑断了,那

是我今年倒数第二场比赛。那天,我跑到补给点时,顺手抓了5支能量胶,把整个裤腰口袋塞得满满的,受重力影响,我的裤子开始往下掉。我决定把裤腰带系紧,哪想在奔跑的过程中不好猫头鹰了。雪鸮个头虽小,神态却生动至极,它们翅膀敛在身后,歪着脑袋钉在树枝上,似在好奇站在面前的是谁;角鸮略大一些,耳朵支起来后显得头部更为方正,它的翅膀做足了准备,好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似的;小鸮比前两者都大,身体圆润敦实,眼里满是天真依赖,我不禁将它捧在手心里玩笑道:“它真的能飞起来吗? 看起来胖胖的。”摊主睁大眼睛认真地回答:“不要这样说它啦,它不是胖,它只是个比较贪吃的孩子,圆嘟嘟的更可爱啊,不耽误飞翔的。”感受着掌心的重量,我失笑。

这一年,我在大雨中跑过马拉松比赛,也在比赛过程中负伤过,但我都坚持了下来。现在细细想来,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有跑得很艰难的时候,但我庆幸自己没有一场比赛是半途而废的。当我以胜利的姿态冲过终点的时候,所有的艰难困苦都烟消云散了,取而代之的是战胜自我后的满心欢喜。我想人生也不过如此,只要我们咬牙坚持,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小站风雪夜

来到办公室时,人员都到齐了。

站长考虑老王年纪最大、工龄最长,再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了,又刚从扳道下班不久,去铁路上除雪,怕他吃不消,便安排老王和两名女职工在站台上除雪。副站长则带领其他人员去车站道岔(所谓道岔,是一种使机车车辆从一股道转入另一股道的线路连接设备,也是轨道的薄弱环节之一,通常在车站、编组站大量铺设)区域除雪。

站长分工完毕,同事们带上手电筒、除雪工具及防冻液,走进风雪中的“战斗阵地”。

小站的雪,不停地下着,伙计们就不停地在道岔上扫雪,并不断地在道岔关键部位上涂抹防冻液,防止道岔上冻。一旦道岔扳不

动,会直接影响到列车的正常运行,造成火车晚点。子夜时分,小站上空仍然下着鹅毛大雪,列车呼啸而过时,更是带起漫天飞雪。

尽管那夜小站气温降到了零下12摄氏度,已经滴水成冰,但小站的伙计们,干得满头大汗,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雪水,一点也不觉得寒冷。

令人感动的是,两名休假的职工也先后赶到了现场。原来他们吃过晚饭,踏着厚厚的积雪,迎着刺骨的寒风,用了近5个小时,徒步走了十几公里才赶到小站。正在忙碌的同事们看到这一幕,都震惊了。

伙计们化感动为干劲,又多了两名同事,大家仿佛忘记了连夜作战的疲劳和困乏,继

续与风雪搏斗,让列车安全正点、畅通无阻。

也许是老天眷顾我们的辛劳,黎明时分,大雪终于停了。大家将站台上及车站所有道岔上的积雪全部打扫干净,并在道岔关键部位涂抹好防冻液,又等两趟火车在小站安全通过后,才放心地从小站铁路上返回。

食堂的炊事员看到职工们除雪回来,在门口喊大家喝腊八粥。这时,腊八节已过,已经是腊月初九早晨了……

年华随风而逝,30年过去了。而今,我离开了曾经工作的单位和同事,光荣退休了。很多事已经淡忘了,可是,每到腊月,总会想起那段往事,忆起一个四等铁路小站工友们团结协作、鏖战风雪夜的情景。